

從臺大出發，為世界種植教育



文·圖／林子鈞



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來到災區協助賑災。（遠山呼喚團隊提供）

進到臺大，宛如在無垠的草原上，自由奔跑。

上大學那天，我把所有的叛逆裝進背包

我是一個不容易安於現狀的學生，接到指考成績，得知自己進了臺灣大學時，我在澳洲中部的沙漠裡面，一座赤紅色小土丘上遙望艾爾斯岩。按理說，悶了三年換到的一封簡訊，應該讓我緊握拳頭、歡欣鼓舞，但離家很遠而且獨自旅行，讓我感到無所求。畢竟身在曠野、沈浸在自由的當下，幾行字、四年的未來如何？也就不是那麼重要。

我是如此單純的熱愛自由。

離開臺中，搬完宿舍，上大學的第一天，我把所有叛逆裝進背包，我下意識的想用最戲劇化的方式，回應從小到大，升學體制帶給一位年輕人的限制。

自由，是臺大給學生的見面禮

學期開始了，我加入了系上的足球隊、羽球隊、排球隊、網球隊還有足球校隊，我玩攝影、畫素描、騎車、登山、學調酒，系上活動絕不缺席，唯獨很少出現在教室裡。



應一位母親的請求，決定在這雲深不知處，展開翻轉教育的實驗。（遠山呼喚團隊提供）

過了好一段時間，我開始有種奇怪的感覺。就好像一個想推倒四面高牆的學生，終於意識到自己身在一望無際的草原，這是母校給我的見面禮，充滿包容力、充滿空間、充滿信任，她不限制學生，反而鼓勵學生不斷追尋，為自己制定準則、負起責任。

那些最純粹的同儕互動

大一、大二，這段迷茫的自我尋找旅程中，我交到了一群好朋友，那是最單純的友誼，因為那時「社交」這個名詞還沒出現在我們任何一個人的生命中。我跟你結交，單純是因為我們可以填補彼此的空閒時間，就這麼單純。

在你的生命中，有多少朋友是這樣子的？是讓你可以有自信的說「我們中間連一張名片的空間都沒有。」出社會之後我一直



在當地建置圖書館。（遠山呼喚團隊提供）

希望自己用學生思維，真誠的對待朋友，跟朋友中間可以隔著足球、啤酒或是一座海洋，總之千萬不要是名片；可以適時拉彼此一把，握手嘛，就不必了。

大學時期，影響一生的長途旅行

我把這群朋友拉上旅程，於是連續四年春假前夕，臺大經濟系都會出現這麼一群



極光志工服務。(遠山呼喚團隊提供)



教育，讓孩子獨當一面，不再流浪。(遠山呼喚團隊提供)



在廓爾喀四年，成功讓學童輟學率降至2%。(遠山呼喚團隊提供)

人，嚷著要組隊攀登百岳。大一的雪山、大二的南湖、大三的奇萊、大四的南華，我們會開玩笑，說每年都會有座山，擋在我們跟期中考之間。

在西藏旅行的時候，我們第一次從社會課本裡面走出來，聖母峰高掛雲端、納木錯分隔群山、布達拉宮不真實的自成山頭。然而，當我們覺得這片大地摸不著邊的時候，才愕然發現有個影子已經佔領草原與山崗，它叫做「商業」。

在日本，我縮在大雪中的青年旅館裡，突然有個大叔牽著腳踏車闖進來，問他從哪裡來，他說愛爾蘭，問他怎麼來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腳踏車。當晚我們在通鋪閒聊到深夜，他說起自己離家一年多，實踐著單車環遊世界的夢想，最後問我臺灣適不適合騎車。我說要看他有幾條命，他的大笑聲很快變成打呼聲，隔天早晨他已經悄悄離開了。

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？與其讓課本告訴你，不如自己去感受。我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？與其讓別人指指點點，不如自己去定義。

至今仍感謝著那幾段旅程，它們讓一群大學生跳脫「畢業後要做什麼工作」，思考「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」，唯有親身遭到世界的衝擊，才能用更宏觀的視野看待迷茫的人生。

這些旅程讓我開始熱愛認識陌生的世界，更讓我走上了一條創業不歸路。

前往尼泊爾震央的臺大生

2015年4月尼泊爾發生規模7.8的大地震，我收到了來自廓爾喀的求助訊息。

廓爾喀座落於距離尼泊爾首都七小時車程的群山之間，八年前它是曾經接納我的服務據點，2015年卻成為滿目瘡痍的震央。當時，我與經濟系的同學組成小團隊，希望能用學生的力量幫助震央災民度過難關。於是「每月省下一杯飲料的錢，幫助災民度過難關」的小額集資行動在校園中啟動。

我們怎麼樣也想不到，最後臺灣竟有44所大專院校、350位學生參與行動，全世界的人都聽過尼泊爾大地震，但很少人知道當時跟在地村落連結最深的，是一群臺灣的大學生。

一放暑假，我們就組成30人的志工隊飛到尼泊爾震央，想透過訪談釐清當地需求，也把重建成果帶回臺灣，跟三百多位大學生說：我們做到了！

當地的房屋毀損嚴重，唯一未曾傾頹的是孩子的笑容，他們自己編劇，演起地震當下的種種，帶頭的男孩叫Sajin，悲劇經由他過水烹煮，竟成喜劇上桌。沒錯，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，他們都是特別的孩子。急難救助期之後，聯合國、紅十字會等大型組織紛紛離開，居民生活回歸穩定。

然而，每一個故事都有轉折。

母親的請求，改變的開始

當時我們發現，平時在街道上閒晃的孩

子多了起來，原來震後經濟水準下降加上學校毀損，竟造成空前的輟學潮。

有一次，我去家訪，氣溫只有五度，要走的時候，一位媽媽從鐵皮屋裡面追出來，追了快一百公尺，問我：「孩子要畢業了，你們能夠想辦法讓他繼續受教育嗎？」當下她冷得發抖，我卻還沒有辦法給她承諾。但是，一群臺大學生有了一個夢想，就是要帶整座山的孩子完成教育。

創辦國際非營利組織—— 遠山呼喚

我們用半年的時間，在2016年成功發起群眾集資，把當地失學的350位孩子送回去學校，然而，重返學校到完成教育之間，存在著遙遠的距離，我們開始思考，什麼才是長遠的改變之路？

「完成教育」談何容易？改變一千多位孩子，不是任何一場短期行動能夠達成的。我們決定長期投入，創辦正式的國際教育團隊——遠山呼喚。可是對於一群大二學生來說，創業沒有那麼容易，我們沒有人脈、沒有資金，身上彷彿永遠貼著標籤，對人說起理念時，多數人會抱持鼓勵的態度，笑著送我們離開。

但是我們一點都不脆弱，比起溫和的笑容，我們更渴望被嚴厲指責，我記得，當有一次被一位前輩說「這事情根本沒人會在乎」的時候，我們這群大學生沒有哭，也沒有沈默，我們急於挖掘背後的原因，試著偷

走一些實務經驗。

中間有幾次竟然是身體跟不上心理，曾因為肝指數過高住院，當時我是如此執著。在無比快速的節奏裡打磨兩年，畢業出社會的時候，一個源自臺灣國際非營利組織，已經準備邁開腳步！

驀然回首，經濟遇上教育新創

遠山呼喚開始嘗試為孩子找回教育的關鍵元素，建構一套翻轉區域學習環境的教育模式。結果有一天，我被叫到經濟系主任辦公室，當時有點緊張，想說完蛋了，大學時期都在創業，沒認真上課。

結果沒想到，經濟系林明仁主任竟然邀請我一起開啟發展經濟學的研究，我從來沒有想到課堂中的理論，能夠轉變為實際行

動。我到今天還是覺得很溫馨，因為他把這個機會留給了我，一個還在路上不斷嘗試的臺大學生。

學校沒有忘記我們

畢業之後，遠山呼喚團隊進駐臺大的創業空間——臺大車庫，那裡是臺大幫新創團隊蓋的家，全力支持著許多有夢想的年輕人。於是從同學、到教授、到臺大車庫，臺大在我心裡，一直有著一份溫度。

2017年，臺大頒發「特殊社會貢獻獎」給遠山團隊，還邀請我們在校慶代表致詞，在致詞的時候，我說起創辦遠山的過程，驚訝地發現台下的校友哭了。原來，我們的故事可以發揮這樣的力量！



2017年，獲母校頒「特殊社會貢獻獎」。



努力讓「Made in Taiwan的教育」成為國際品牌。

帶著初心，為世界種植教育

畢業一年之後，遠山呼喚即將邁入第四個年頭，我們成功幫助廓爾喀受災地區建立新的教育環境，當地輟學率從42%下降為2%。在臺灣，我們並不孤單，已經有288個定期定額資助者，長期支持我們。2018年底，我們將在聖母峰登山口建立第二據點，努力讓「Made in Taiwan的教育」成為國際

品牌。

對我來說，大學充滿著難以預料的改變，不變的是第一天上大學時，裝進背包的叛逆。翻開遠山呼喚的品牌書，核心價值的欄位裡寫著「Be Bold！大膽創新！」未來，我們會持續為世界種植教育，這場行動不只屬於遠山呼喚，也屬於每一個來自臺大、關注教育的人。

今天開始，一起行動吧！



林子鈞小檔案

2017年畢業於臺大經濟系。2015年前往尼泊爾震央，同年於臺北創辦國際非營利組織——遠山呼喚（Calls over Ridges），致力於為貧窮區域翻轉教育環境。遠山呼喚的「教育種植計劃」為尼泊爾上千位貧窮學童延續教育，於2017年獲頒臺大特殊社會貢獻獎殊榮。林子鈞與遠山呼喚團隊持續為世界種植教育，夢想讓源自臺灣的服務成為影響世界的長期影響力。